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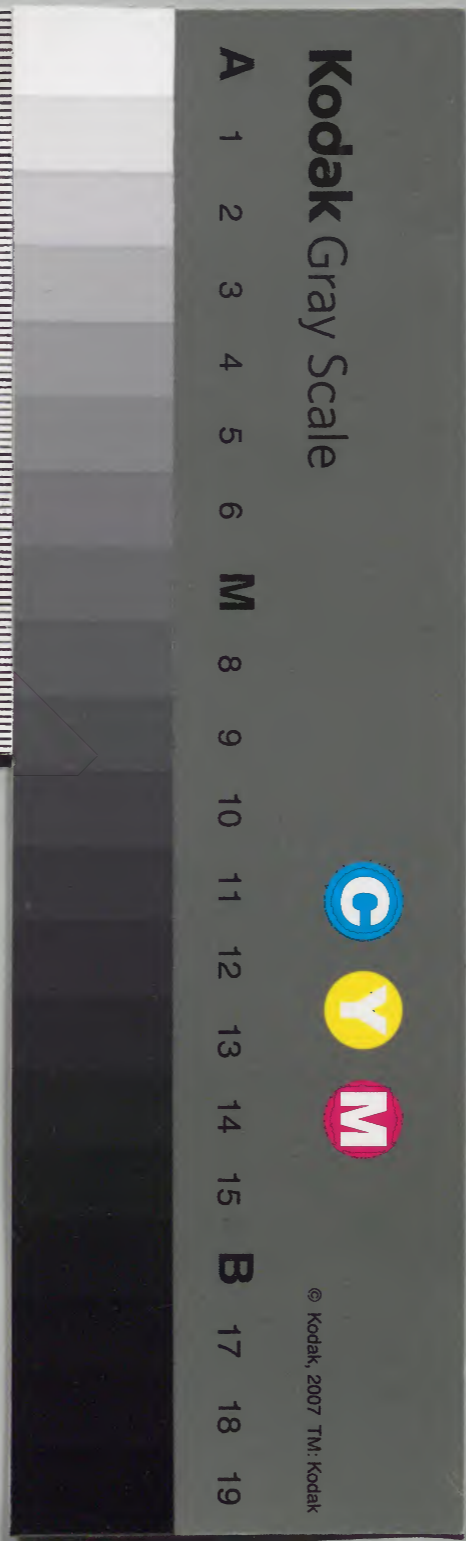
江寧府志

二十七

漢書門			
二	三	九	八
九	一	八	類
四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三	九	八
九	一	八	類
四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98
冊數	48 (37)
函號	292 14



江寧府志卷之二十七

人物傳八

釋道

夫道一耳豈有同異自朱家珍以讓二氏反覆諱之

一甘墮俗諦弘會通觀是真實義作釋道傳

吳康僧會本西域康居國大丞相子棄俗歸緇赤烏四

年至建康時中國未有像教會誅茅設像人怪之詔

至問狀會曰如來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

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

謬乃曰舍利得乎當為若浮圖即不得吾不貫若會

請假七日不得再請七日又不得權趣烹之會默念

淺草文庫

江寧府志 卷二十一
一
曰佛名真慈夫豈違我哉更請展期又七日聞空中
鏗然有聲起視甑五色顯發進於朝權與羣臣聚觀
得未曾有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物無能壞者
權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乃卽秦淮西南建
建初寺居之江左之有僧刹自會始也

晉吉友梵名帛尸黎密西域師子國王子以國讓弟爲
沙門晉元帝永昌中至東土止於大市王丞相導一
見奇之曰我輩人也嘗對導解帶盤礴卜望之適至
吉友正容肅然或問其故曰王公風道期人卜公軌
道格物故當以此應之周顛爲僕射見之嘆曰爲朝
廷選賢得如君真無愧耳吉友常行頭陀行卒於
岡詔於塚邊立寺因號高座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
問此意簡文曰以省應對之煩

支遁本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哀帝時
召遁講法禁中一時名流咸所推許在建業將涉三
載乃註般若四禪諸經嘗與人論逍遙篇曰桀跖以
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因爲之註羣
儒舊學咸所嘆伏廢帝太和二年遁抗表辭闕還山
竺法汰名釋也入都止瓦官寺晉簡文帝深器重之講
放光般若經開筵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

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集三吳負表至以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及太傅謝安竝欽注云

南北朝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在建康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或擲於地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嘗欲之瓜步累足杯中食頃達北岸潮溝有朱文殊者奉佛法渡多來其家其他神異不可備述元嘉三年死塋覆舟山後人復見渡如平時

求那跋摩中印度人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問之曰朕常願持齋不殺生命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凡庶不同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邪帝撫几稱善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

巢中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
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卓錫杖杖頭挂剪尺拂
子及鏡或一兩匹帛與人言始難曉後皆驗時或賦
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
收禁建康獄詰旦遊行如故而獄中仍一誌乃迎入
宮敬事之忽一日著三重布帽人皆怪之俄而武帝
殂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薨逝梁武帝尤敬禮嘗
對武帝食鱸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誌卽吐
水中皆成活魚太子綱初生遣使問誌誌合掌曰皇
子誕育幸甚然寃家亦生蓋與侯景同年月日生也
嘗詔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誌以指傍
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
竟不能寫誌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天監十三年入滅葬鍾山之獨龍岡明洪武中建孝
陵遷塔於靈谷寺或云鷄鳴寺塔下像乃師遺蛻也
建康法雲寺雲光法師凡講經天雨花如雪片
大士傳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
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
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峙
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

以經目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得謂之輪藏

初祖達摩尊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以梁普通七年至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遣使齋詔迎請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荅曰並無功德帝問何故荅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問如何是真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乃問聖諦第一義荅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荅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折蘆渡江屈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後授法於弟子慧可遂端逝後魏使宋雲自西域回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啓龕唯隻履存焉

天台智者名智顓華容陳氏子謁慧思禪師爲說四安樂行乃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陳宣帝大建七年抵建康瓦官寺僕射徐陵等並師事之詔居光宅寺後憇廬山隋晉王廣請設僧會於金城授菩薩戒還寂於荊州石城是爲台宗

唐法融禪師延陵韋氏子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

般若省悟入牛頭山幽棲寺石室修道虎鹿馴伏百
鳥獻花貞觀中四祖信禪師遙觀氣象知此山有奇
人廼躬自尋訪見融端坐問之曰在此何爲融曰觀
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乃起作禮請益祖曰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
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
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汝但任心自在莫作
觀行亦莫澄心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
遣懷總是佛之妙用融言下大悟得入頓宗自此法
席大盛唐永徽中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
若經聽者雲集坐逝塔於雞籠山爲牛頭第一世祖
智巖曲阿華氏子初爲隋郎將累有戰功已乞出家入
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嘗在谷中入定山
水暴漲師怡然坐不動其水自退後謁融大師發明
大事爲牛頭第二世

智威江寧陳氏子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爲牛頭第五
世

慧忠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世平生一衲不易器
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窺之虎爲守縣令張
遜入山謁問有何徒曰三五人遜曰可見乎忠擊牀

者三三虎哮而出移居莊嚴寺將啓法堂有古樹羣
鵲巢其上忠謂鵲曰肯堂於斯汝其速去言已鵲徙
巢學衆雲從得法者三十有四人各住一方轉化衆
衆

守亮居瓦官寺爲人儻蕩善周易李衛公鎮江南下令
求論易者亮至升座講解詞旨朗暢大入元門公所
心疑而欲難者亮輒先意攤決公撫几稱嘆命以寺
爲居置講座於府將校以下皆入聽講未終忽謂衆

曰大期至矣爲具浴浴已端坐而逝

明覺寅號旭研
天長人幼至令

陵出家於毛公渡之觀音菴戒律精嚴尤深於字學
授徒數十年成就緇素多人性孤潔篤於孝義然
不尚有儒者之風與一二素心高
士樂數晨夕晚居毘山示疾而終

清涼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得法於羅漢琛禪師南唐
主重其道迎住報恩禪院一日與李主同觀牡丹主
請作偈益賦有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之句主悟
其意益緣被金陵叢林尊奉隨根悟入不可勝紀周
顯德五年閏七月五日跏趺而逝塔於江寧縣丹陽
谿大法眼

智鈞河中府王氏子盛化棲賢南唐後主創淨德院延
請居之賜號達觀禪師闡法旣久乃曰吾不能投身
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

遂辭歸故山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南唐保大初徵至闕下掛木瓶
杖頭能引瓶自蔽其形常出入禁中他日從登百尺
樓後主問制度佳否對曰尤宜望火初不論其意後
數載淮甸大擾烽火相接後主常登望以占動靜後
主素愛慶王問壽命幾何曰壽當七十是歲病終年
十七蓋反語也爲建寺宮側居之名木瓶後訛爲木
平云

蔣山法泉隨州時氏子幼年出家過目成誦號泉萬卷
得心印於雲居舜禪師僧問南禪結夏爲何却在蔣
山解泉曰衆流逢海盡曰如此則事同一家泉曰夢
裡到家鄉晚奉詔住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
山去就孰是衆無對泉乃索筆書曰非佛非心徒擬
議得皮得髓漫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
夕陽書畢坐逝

宋佛果勤禪師五祖演之嗣初住碧岩道林樞密鄧子
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法席之盛學者至
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
賜號圓悟禪師得法弟子大慧杲虎丘隆等皆宗匠
杰出冠絕一時

清遠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幼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
 惟分別之所能到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
 事遂卷衣南遊投機五祖唱道龍門宣和初辭歸蔣
 山之東堂二年冬至前一日飯訖趺坐謂衆曰諸方
 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
 怡然趨寂金陵俞道婆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糴爲
 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殺傳
 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糴於市其夫
 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見瑯琊起印
 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佛燈
 珣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娘娘爺在甚處婆轉
 身拜露柱珣踢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
 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
 因緣云日月而面虛空閃電雖然截
 斷天下納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大界雪軒道成禪師

雲州人年十五出家興國寺幼

有大志結侶青州土

窟中究單傳之旨弘洞宗於靈

岩洪武中天下郡縣

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命

任天界師奏不會佛

法上製詩鐫榜懸諸法堂曰不

答來辭許默然西歸

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

示座從前數歲年赦

就寺建普度大齋三晝夜上幸

丈室顧問賜鈔文阜

嗣位奉使日本後奉旨就鍾山

建普度大齋命師說

法聽者數萬人赴北京朝賀留

住慶壽宣廟時遣中

使護還天界西菴七年臘八辭

衆說偈趺坐而逝塔

安德門外勅賜塔所爲鷲峯禪

釋道

寺

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

百楊氏子母夢吞明珠而孕依

越之法果寺出家受

具戒華嚴止觀無不貫練謁笑

隱於中天竺有省初

江祖堂清涼繼遷保寧蔣山詔

住天界特授演梵善

世大禪師洪武三年奉使西域

至僧伽羅國其王事

云於佛山精舍明年示寂祔塋

辟支佛塔勅賜遺衣

於雨花臺左

天界季潭宗泐禪師台

臨海周氏子始生坐即跏趺

人異之八歲從笑隱

佛經過目成誦元末隱徑山

洪武元年詔致天下

僧有學行者師應詔首至

天界凡對皆稱旨高后崩臨葬風雨雷電帝甚不樂

師至宣偈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

同送馬如來上大悅賜金無何以老退示疾喚侍者

曰者箇聾侍者茫然師曰著遂寂塔於天界訖公之

後

天界孚中懷信禪師奉化姜氏子參竺西知是法器後

住龍翔會明兵下金陵寺僧散去信獨賦坐執兵者

滿前投杖而拜高帝嘗幸其寺信說法要喜其純懇

特改龍翔為天界一日書偈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

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使行萬里晴空片雪示寂前一

日帝方督師江陰夢師入謁曰將西歸來告別耳駕還金陵聞訃與夢符詔出內帑以助葬事

碧峰乾州永壽人少棄家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法蜀晉雲山亟往見之聞法要遂出遊憩峨眉山中不復粒食日採栢啖之脅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疑其死七日水涸競往視之跌坐如故衆以爲神高帝詔至京師止於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稱旨後忽鬚衣鉢作佛事七日示微疾上親御翰墨賜詩問之亡何沐浴更衣危坐而逝

僧智瑛上元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後乃能詩廬山有天眼寺得佛宗旨者惟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將逝逝必有風雷之驚屆期預報諸菴主使來集時天朗霽無纖雲至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盛儀禮諸佛與諸菴主別已而疾風震電掣茹墮瓦旋風自下轉入空際視瑛已遷化矣

永慈字海州蜀余氏子少時見僧輒喜投獨照月禪師剃染遍叅諸方首謁太初和尚開示父母未生前有

得還靈谷依雪峰和尚結制後至牛首領眾三載正
統中守備太監袁誠欽其道德請住東山翼善寺先
是慈參東明和尚勘驗水乳明欲付以衣鉢慈不受
至是明將示寂命其弟子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
後送至金陵東山海州和尚受納屆期弟子持衣至
山慈陞座祝香而受慈付嗣法門人智瑄字寶峰皆
塔於東山禪院之後

定林白下人自幼不茹葷血不娶原名周安爲周生執
巾屨之役周生從諸大儒講說安時時竊聽拱身獨
立不歇不倦以是知學周生病故乃事楊道南先生
道南名儒終歲讀書破寺中安日受薰習益有得道
南死安乃請於焦弱侯太史求出家太史遂約李卓
吾管東溟諸公同送於雪松禪師披剃爲弟子改名
定林創菴居之菴成卽舍去之牛首創華嚴閣太史
爲之記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卓吾於天中山一夕
坐化而逝塔於山中

遠夢和尚溧陽人住金陵俗名袁應魁棄妻子兄弟田產出遊至鴈蕩靈巖谷落髮爲僧更名圓魁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掩室靜坐冬夏衣一衲萬曆丙戌祭酒戴洵遊靈巖谷因乞造靈巖寺寺成曰有寺無經佛法何明又乞祭酒公書走南京化緣造經壬辰正月坐化去七日鬚髮漸生都人瞻禮者甚衆火之煙皆西向

古心律師溧水人幼從素菴於金陵棲霞寺得法悟後

往五臺山有金甲神夜報僧衆謂有法師至早迎之山下至中途果得師禮供上座萬曆間陳太后勅製衣鉢各萬二千五百數勅師說戒於五臺畢仍歸棲霞開戒僧衆求從不可勝紀時三懷法師修報恩寺塔頂不能上夢神云待波離尊者至次蚤師至三拜而舉頂上後圓寂於古林菴塔安德門外天龍寺守心關陝人中年捨俗出家身頽而清癯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緇素傾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宮皆有經幡之賜有所度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曰畜生何物不足噉而殘我像耶旣夕而鼠之伏死

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因構小屋日夜跌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其半小屋糜碎矣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塔於寺之傍

憨山大師名德清字澄印金椒蔡氏子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與雪浪恩公同事無極法師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他日人天師也清以江南習氣柔脆宜入春冰夏雪苦寒之地痛自磨勵遂北叅徧融笑岩二老偕妙峯登公棲北臺之龍門老屋數間在萬山水

雪中日尋溪橋危坐其上忽然忘身衆籟闐寂身心湛然如大圓鏡慈聖太后建祈儲道場於五臺清與妙峯實主其事光廟誕生師棲東海之牢山慈聖布金造寺賜額海印爲黃冠所構以私造寺院遣戍雷陽時礦使所至如毒蛇聚清以佛法攝受皆心折作禮而去兩粵受其庇居五年住錫曹溪宗風大暢忽示微疾沐浴焚香集衆告别危坐而逝

雪浪大師名洪恩金陵黃氏子年十二出家長干寺剪髮於元奘塔前事無極法師恩高顙廣額肌理如玉具天人相般若內薰夙習頓現讀內外典利如奔馬以無師智得大辨才愍大師北遊遂以弘法爲已任日據高座講說諸經盡掃訓詁單提本文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以理觀爲入法之門說法三年弟子繼席者以百計乘法轉教者以千計南北法席之盛近代未有也旁及外典丹黃不輟晚居吳之望亭日則隨衆作務夜則篝燈說法以勞苦示微疾沐浴端坐說偈而逝歸葬金陵之雪浪山錢宗伯謙益爲之塔銘

博山無異禪師名大艤龍舒沙氏子出家後叅無明老人於寶方舉佛印蟻子話勘之不契久之聞護法神

倒地不覺心開又一日覩人登樹始徹根源寶方試以元則龍吟霧起公案艤頌曰飲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方印可之住博山之能仁寺宗風震天下崇禎己巳余中丞大成暨徐魏國弘基迎請於天界寺高提祖印廣度羣品法席稱盛

天界覺浪禪師名道盛別號杖人閩浦城張氏子因祖父坐亡輒疑此個靈明從何處去後聞猶墮地作聲有省遂披剃隱邑之夢筆山閱百丈再參馬祖機緣始大悟東苑鏡禪師肯之嗣曹洞宗单提向上會通三教百家之言多為前人所未發金陵士大夫請住

值雪關大師至小祇園成以前話問之雪師云你獅子卽今在甚麼處成荅不契打出隨上博山執事不容討單成念少喪父母雖出家又未蒙師友之教失聲大哭雪師憐而許之成於佛前誓欲發明已事蒲團默坐猛提話頭忽聞開靜魚聲通身汗下又久之豁然爆地始知落處雪師熟視良久曰汝捉得賊也癸未再參浪杖人益臻微奧開法南岳壽昌匡廬以掃塔至金陵紳士畱住棲霞門風峻絕無敢當鋒者洞宗爲之再振

漢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人稱茅君山盈弟衷爲五

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治良常山盈爲司命真君東嶽上卿內法旣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癘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晉許邁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南海太守鮑靚隱居近人莫之知邁乃往候探其至要時父母存未忍去於是立精舍於餘杭懸壺山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還家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水涉三年以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與王羲之爲世外交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

傳多述靈異之跡自後莫測所終

李盤白溧陽人西晉初築室高邃山之西陲煉丹丹成以九井藏之得玉苗芝一本類白蓮花養一虎飼以藥苗清水不血食謂之仁虎峰頂作一亭名會仙白鬚皓然而紺髮盤頂因以盤白爲號或曰名盤栢云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積十餘年不懈一旦有白鶴集弘景中庭時弘景自謂已上昇之期臨軒撫接忽有青衣童子曰太上命求桓君耳闓遂乘鶴冲舉後三日密降弘景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蠹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言訖迺去

唐王遠知瑯琊人也父曇選嘗爲揚州刺史遠知母夢靈鳳集身因而有娠遠知少聰慧博綜羣書後事陶弘景受其道法隋煬帝鎮揚州時起玉清元壇命遠知主之遠知心不欲鬚髮斯須變白乃遣之少選又復故高祖龍潛常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與房元齡等微服謁遠知遠知曰此中有聖人因謂秦王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卽位後欲加重爵固辭居茅山太平觀卒年百二十六歲

南唐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仙保大中遊金陵

以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大食
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
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絹囊懸龍
腦於屋棟須臾瀝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擗雪爲鋌
蕪之成金指痕隱然其上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
壤煉爲白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
易致也就取小麥微滌以銀釜灼之勻圓皆成珠胎
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不知所之

許堅南唐人性嗜魚炙火上不去鱗腸盤白山觀前有
放生池堅吐所食魚入水卽躍去每和衣入溪澗中
人問其故曰天象森列吾裸程可乎嘗過宜興冲寂
觀題詩於壁時謂逆旅道人一日呼道士共浴漏湖
堅忽凌波如履平地乃漸遠手招道士笑而去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守元者斲地得木札數十
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若新紫霄盡能通
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効鬼神治疾病多効廬
山僧闢路有大石當道堅不可去紫霄索杯水喫之
令工施鑿應手如粉南唐後主召至建康賜官不受
所獲醮祭之施轉給賓旅宋開寶初年百餘歲無疾
而卒人謂尸解

郡圃老卒不知姓名宋張稚圭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
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一日行郡圃見老卒項繫念
珠稚圭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稚圭異之呼至室
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
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
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稚圭曰能傳我乎
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
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議之咸曰不可公
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
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
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

黎道人溧陽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遊陝
夜爲虎窘鼠伏古廟頃燈燭光中有三道士飲數童
侍黎驚趨詢其自以銀盃酌飲之自是不饑飲水而
已建炎多難黎歸溧結茅菴於市側遇兵癘必先知
之輒別去人每視其去留以爲安否縣有火災黎往
救時四門各一黎人愈崇敬一日奄然而逝後有人
遇於建康猶寄訊邑中好事者啓棺視之止存草履
焉

金真人溧陽人幼愚戇不事檢束父母遣之執洒掃於

泰清觀夜夢三茅真君授以靈符密呪既覺忘之復夢如初凡三夕乃能記憶宋理宗時錢塘江湖爲患真人曰我能治之因抵江濱以丹書符投江中三叱之潮漸平丞相史彌遠引見帝賜以官服粟帛皆不受問所欲曰願免三茅峯稅糧耳許之賜真人號遣還嘗大雪中澡浴市河不解衣或伏水上如龜狀或逾半月不語或三四日不食凡早潦禱之輒應一夕不知所之其徒晨視則僵卧於三清殿几上云

明周顛仙建昌人患顛疾嘗浪遊南昌撫州歲將三十俄有異詞每謁新官必曰告太平明太祖平南昌歸建業顛亦隨至曰告太平日語如是太祖厭之一日命覆以巨釜圍以束薪火盡啟視儼然如故如是者三俱無恙乃放歸廬山後太祖病熱甚有異僧齋藥獻闕下詢之乃顛仙所使也服之卽愈詳見御製周

顛仙傳

張鐵冠者名中字景和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皇極數次禍福多驗元末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多獲全壬寅陳友諒圍南昌高帝帥師下之叅政鄧愈薦中既召至上問之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

蘇息否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
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泰
反一如中言癸卯夏中言省署當有震驚城中擾擾
俄而忠勤樓災樓近省署內外咸恐及友諒復圍南
昌上忽得異夢命占之曰當於咽喉中用力遇夜燒
燈花蓓蕾可愛鐵冠適在旁遽剪之左右喑曰嘉兆
可惜鐵冠曰宜亟援江西後三日報果至上遂親將
兵往復問中中曰是行勿遲五十日當大勝戊亥之
日獲其首領常遇春等與友諒戰率舟深入敵圍之
數重衆謂不可出中曰勿憂當自出旣而果出其他
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言笑不事華飾常戴
鐵冠人號張鐵冠云

冷謙字啓敬諳音律能畫嘗爲仙奕圖人共傳之明初
以黃冠入見高帝授之協律郎因事忤旨將誅之召
至便殿索小罌先納一足已而漸沒其中呼謙輒應
及視之乃空罌耳因令碎之左右執碎罌以呼片片
皆應自是不復見後有人遇之武當者

張三丰不知何許人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入武當山修
行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有
問之者終日不荅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

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知之所啖斗升俱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如飛隆冬卧雪中齟齬如常太祖聞其名遣使求之不得永樂初累致書敦請乃入見嘗奏對忤旨欲殺之忽不見上遂病有使者過之途附進簞衣草數莖煎湯服之立愈由此遂絕李景隆事之甚敬臨去贈以簞笠云他日有難可服此後其家遭幽閉年久絕食乃思其言服之行過處地卽生穀一夕便熟賴此以濟及宥出後服之而行地不復生穀矣

劉淵人幼爲道士遇趙原陽授以淨明忠孝道

院於朝天宮以居之嘗出入禁中與論道要命乘傳遊名山永樂初召還禮遇甚至以忤權貴爲所中謫置雲南洪熙改元徵還賜號長春真人屢賜手札以尊師稱之後書御號元谷子宣德中寵眷益隆沒於冶城跌坐而化真人志行高潔旁通醫術又爲金丹起人之疾尤有奇驗

焦姑名奉真家中和橋南有仙術能祈陰晴永樂時召入宮中數年建元真觀於中和橋北以居之有弟爲神樂觀道士一日語之曰吾不食數日死期已近弟

曰當修醮與姊禳之醮畢來復姑謂醮無益奏玉帝表文上有汗污玉帝未曾見也道士驚異果以汗污未及易也又戒弟曰吾死後不用龕與棺只以蘆蓆捲之送江浦縣定山上吾願足矣道士如其言送於定山忽雷雨驟作遂失其尸所在封妙惠仙姑

王鼎者父爲衛千戶受命籍沈萬三家得仙人王古峰丹經十卷爐火一方於萬三處寶藏之鼎有惡疾募能醫者道士沈野雲住雨花臺傍清源觀中素師古峰受鍊氣之術過而憐之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爲子起之雖然必隨我爲弟子乃可鼎許諾乃爲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鼎拜野雲爲師出其書以奉野雲見而喜曰吾自失真師養胎未脫豈意今日復見元機野雲遂擇其粗以授鼎而自用其精以得道鼎後亦超元秘棄官遊行江湖間聞河南周王好道延徐生者共事修煉往見之王不聽其言徐生亦不深信乃別去明年徐生鄉人毛姓者商於他州與鼎相值鼎以一封物寄徐生曰急予之命猶可救比歸而徐溺死王亦薨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啟之中有筆二枝破其管得藥二丸東一通云藥可延年度世化汞爲金知子無緣托以予

汝友人錢子其子賣汞試之得二十金而不甚珍秘
同門友錢生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子覓藥而
藥已盡訪錢生生逃去不知所之矣

潘爛頭江寧人不知其名爲朝天宮道士能行掌心雷
法曾於東園上召神取紙神怒雷火燒其頭遂病創
後居驍騎倉營中每出遊羣兒以錢索雷則以手染
頭創書雷字兒掌中令握固行數武開手卽雲氣蒸
蒸起轟然雷聲人有疾病以頭創書符與之或懸於
門或焚其灰而飲病輒愈後不知所終

尹蓬頭名從龍華州人囊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年間
來金陵寓邸中輒閉關臥多者逾月少亦五六月而
後起每出從者如市能出陽神分身赴請一貴人女
病瘵甚劇羣醫束手邀尹視之曰此非藥力所能治
與我同寢一夕可愈也其父不可女病愈篤母涕泣
懇請父乃從尹令糊密室無留纖隙令女去衽衣而
以其足抵女下體而卧戒女曰喉中有物出急語我
尹鼻息如雷足熱如火天將明女報蟲從口出尹亟
起覓不復見見見窓有微罅曰惜哉害一人矣蓋其乳
母開罅竊視而爲蟲所中也女病頓愈而乳母竟死
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疏請告一日尹語李曰適遇爾

僕於京師端門前已得請矣後僕還核問果然館魏國居第晝寢而寤語魏國曰適遊洞庭返魏國愕不信出袖中兩橘昇之果洞庭產也王文成卒業南雍從尹遊甚歡尹曰子大聰明人而無仙分其以勲名顯乎文成愕然洛陽張姓者自言得道議論雄肆引重縉紳間尹隨衆往謁張傲岸不爲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曰無然爾注悟真多誤何謾罵爲張曰爾知悟真耶尹因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與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外內典三教合一之旨衆皆悚聽張慚遁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以爲未忘勝

心也因鏡戶寢伏久之有終南黃道人來值其睡熟留青鞋而去後數日尹起問弟子曰有黃師來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知我將遠行也無何當事懼其詭異遣卒押歸華州過鐵雀觀騎一鶴飛去

毛海泉居大勞山有郭次甫者入山中拜趙寶山爲師寶山引見海峰遍身綠毛目光如電自言金陵人元末入山山中人皆傳其爲真仙

邢風子自云高淳人嘉靖中來縣騎虎食蛇放蕩不羈咸以風子呼之安遠柳公送居茅山天心塢死塢側而側方羽化時適柳公遣使遺一衲衣因焚於墓側而

去使回遇風子於山下着所焚衲使驚問曰何以復命乃舉手以所執塵尾授之乘雲而去

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豐輔重領腰腹十圍盛暑暴日中不汗窮冬則鑿冰而浴所至人皆異之有奉之幘者則幘奉之衣則衣予金錢則亦冥袖中轉盼卽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人有以爲二百歲或云止可五六十則亦隨荅之問其所繇得及延年冲舉之術則不應萬曆初年嘗過金陵土街口毛百戶家節畢沐浴跣坐而化顏色如生浹旬不變蓋尸解云毛百戶名俊號華峰能行闢

之術先是有頭陀劉五北人嘉隆間來金陵居城之西北數日不食面無飢色赤脚履冰雪中無寒態劉誠意夫人病乳嵒甚危頭陀取紙筆畫一石一水吹氣一口命縛額上越宿而乳潰嘗過俊家飯飯竟解腰間繩欲自縊毛懇止之乃笑曰爾不與我死數年後定有一道士死於此遂走大倉後縊死死之日人有見其浮江者亦尸解也及閻之化人益異之

萬鎡字乘時家貧發蒙拆字以活隆慶中得未疾以帛絡臂於項左手執杖而行一日早有事過普德寺肩輿而往事畢下輿稍息見一道人自前山下呼鎡與

語鎡乃曰我不幸得偏枯乃如此道人厲聲曰偏枯者樹之榮悴相半也樹若此卽屬於火不得爲木矣汝少饒今濫怒盛於肝以致生火火不生土而土焦土不生金而金鑠金不生水火反克之子孫拂意方致汝蹶血氣滯於脉絡所謂密雲不雨者也因問道人何姓曰我思屯乾道人也屯於義爲難思屯者常以難自思也因與言乾坤陰陽之理甚悉言畢曰汝可往橋上一行鎡不覺遂扶杖隨出時日初升道人橋邊對日而立口喃喃誦而無聲復呼令行遂自橋至雨花臺之麓倚樹坐以手捫鎡腰復向衣內上

捫曰幸瘦可愈不必餌藥惟武夷茶烹以澗泉能解之耳鎡問其寓曰清元觀問思屯乾道人可也別去歸遂步履如常矣後至清元觀訪之但有呂祖塑像耳乃知思者絲也以絲合屯爲純乾者陽也所遇真

純陽也

嘉靖中有姚錦者住武定橋偶道人問其家索齋因飯之道人見錦面上一瘤指之曰

長將害事子善人也與子藥一粒謹藏之瘤瘻時以水調敷飯後索茶茶畢以空甌置井口上遂去後數年瘤忽瘻甚因出所藏藥敷之頃刻消矣有爲解者曰空甌置井口上乃呂字蓋遇仙也賣藥道人不
知所從來監前西倉巷有艾千戶者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漸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
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賣藥道人試以語之道人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糝

之繫於痛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
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痛如故父子又相抱
而啼疑其給已也午飯時子方握七痛若然墜几上
毫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矣丙申丁酉間有一道
人坐朝天宮門前丰儀甚偉聚觀者衆城北一少年
亦隨衆觀之道人召之至前曰汝邪氣滿面必有妖
物相翳試以語我爲治之不治且死少年思因告之
曰數月以來有一美婦人夕必共寢莫知所從來苦
神氣疲紈耳道人曰是不難因從衣上取布縷數條
結成圈與之曰今夕來以繫其指上勿令先覺也復
授藥一丸曰以愈子病少年歸俟婦至如言繫之甫
繫而結即糾緊入骨婦則狂呼痛楚不可堪忍跳擲
床上每擲則身漸縮小纔數寸許躍出戶外至簷上
而沒其父母升屋索之從承雷中得一木女子滿心
皆苦痕也取焚之復服所與藥病遂愈少年父母
於市邀之歸道人不可袖中出一絨并藥兩丸與之
曰歸示爾父母如我至也子持物展視則呂祖像一
幅而丰儀儼然道人

武蓬頭年未二十如老人性與俗忤不知時務不冠不
履披髮鬚髻因號爲武蓬頭一日走鎮江何氏習太
素脉七日得訣歸診人脉決生死悉驗往往語未來
事無不應者自言死期人以爲顛至時微笑曰吾與
君等別矣始知仙去

論曰道家稱老子老子之言修身治國之道詞深而
旨遠未易測識及讀古先生言則又汪洋瀕洞其論
心性殆并吾儒之所引而不發者吐露盡矣茲無論
其精者即其徒草衣木食澗飲巖棲殆蟬蛻塵埃之
外其視功名富貴不啻鴟鷂腐鼠耳世之儒者號曰

江寧府志 卷三十一
知道顧往往勢利膏肓塵情痼疾茲正可爲其鍼砭
且欲爲空言以闢之奚益哉假令剖籓籬窺寥廓藉
以反性命之情則於吾道不爲無助此可與知者道
未易爲俗人言也吾悲世人不究其實猥斥之曰異
端異端云爾故爲之說如此大觀者或有取焉
見上元志



江寧府志卷之二十七終



